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一冊目次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二)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二)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人物考卷之二十六目錄

南直隸松江府二

楊燦

董恬

李希顏

張萱

曹閔

唐錦

郁山

李儒

戴恩

沈霽

楊豫孫

朱豹

敖英

楊秉義

徐階

潘恩

本朝分命考卷之二十六目錄

劉兆元

陸樹聲

馮恩

沈愷

莫如忠

唐志大

楊道亨

胡岳

朱大部

唐繼祿

陸樹德

唐文獻

張之象

浦澤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六

南直隸松江府二

楊燦

楊燦字仲玉華亭人弘治乙卯舉於鄉尋丁外艱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罷於逆送乃與查覈節制者爲定籍校猶折夫之徒盡繩以法以賢能薦調開化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載路開化人好訟重利輕生甚至飲藥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嗇嫁貨皆痛與懲創其收馬金鎮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爲人所懷服後陞刑部主事以行立祠祀之名曰鐵知縣云明年乞便養母改南京驗封主事已改考功又改武選而廖冢宰紀還北以燦剛正篤實持法任怨又自武選改考功久之陞尚寶寺少卿轉應天府丞署京兆篆節財均賦平物砥價都人士便焉江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已陞他縣囑者旁午曰彼邑之民何罪竟坐於法彭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其舅誣以盜詞服一訊立得其寬釋之其明而不苛類此會以災異懇乞休致是時子秉義已成進士官吏科給事矣

董恬

董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改刑部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恬謂法當敘服制重輕司寇擬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乙丑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減釋無不明慎事竣還朝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恬既不往又無所賂遺乃撫以踰期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晉大理寺丞又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大獄屢興叅駁明當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陶給事諧劾瑾謫戍恬皆周旋其間卒獲保全會瑾敗而乃有謂康海及恬俱爲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六

二

南直十六

瑾黨者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書畧曰臣遭逆瑾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反以臣爲貪緣臣實寬之臣身爲法官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夫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事由明臣心跡俾素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後事白詔以章服閑居至嘉靖丁亥卒年七十有四

李希顏

李希顏華亭人弘治癸丑魁禮闈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廣東按察僉事時逆瑾勢傾中外希顏奉表詣闕

不踵其門京師稱爲鐵腰李遷雲南提學副使振作士氣滇人德之進本司按察使詞訟煩劇剖決如流以疾卒

張萱

張萱字德暉號願拙上海人也登弘治壬戌進士授鄱陽令吏奸民表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民以爲病至則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強蠲污獨加嚴焉踰年改嵎縣嵎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盡括其實無所詭隱學宮傾圯大爲繕葺以敦歲祀大都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是失使臣意而輿論方歸重焉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一六

三

南直十六

復政政和擢守茶陵州民雜習悍盜賊多恃黨公匿不可捕詰乃類編其族戚以連坐民懼盜息邑比永新民多越境占田歲負稅三百餘石狀其弊白當道責承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累至若禁市薊拘賑卹凡可以利民者靡弗寘力焉未幾以母憂去服除政潞州州有藩府輿役之擾且歲徵無定制豪右緣以爲奸悉爲會計使邊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擢湖廣僉事時長寶三府報獲盜百四十人察其誣引者悉原之尤嚴獄囚瘠殍之禁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楚有捕蛇之役遣禁囚以往無擾良民庶政馬政多奸荆

厥額外濫稅皆釐正其弊治行冠於湖泉隨權陞參議致政以歸歸則怡情泉壑謝跡城府六十有九卒於家

曹 閱

曹閱上海人舉弘治進士授沙縣知縣任滿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至隣邑民亦爭爲留之爲南臺御史正德初上疏極論宦官竊權下錦衣獄被杖幾不生瑾誅復官年未五十卽引退養母十年母終枕塊得寒疾卒

唐 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六

四

南臺御史

唐錦字士綱上海人少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魁南畿明年登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告歸侍養七年太安人嚴遣之始復赴部諸預修纂者咸授京朝官錦耻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棘負萊隨宜區畫拚飭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

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政舉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卽中以奇禍錦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劫其於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錦既不道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以巡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請刊涿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孝陵中官倚勅欲開橫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六

五

南臺御史

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勅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士中陞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賻莫遺之悉謝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廉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慮因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已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三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

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
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
十餘家錦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
多出萬銳非錦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

郁山

郁山字子靜號水軒華亭人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
巳成進士出宰龍泉邑多礦賊狐潛鼠伏急則匿還
峒間緩則復出歲以爲常設計捕之盡寘於法調知
臨海秩滿陞工部主政分司浙江歲多羨額吏因緣
爲奸始創立簿籍以府幕一人監收貯之府藏自是

不刻今分考

卷二二六

六

南華去
如民才

奸無所容用著爲式陞員外郎中出守溫州下車與
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革積年禁科買止供
席正出納免罰贖別善惡禁淹育時嫁娶禁浮屠政
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孚敬得上寵未艾於郡大
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傳
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匣垣里許
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
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
有如他日相國整君獨不爲門族計耶咲而謝曰人
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

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
哉治溫二年忽以痰疾暴卒於官年五十六耳山
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
者咸願託交驩焉平生涉歷宦途第以爲國爲民在
念其視功名之際若浮塵流埃不足控揣也是年溫
士人請於督學祀名宦而淞亦奉其主入鄉賢祠

李儒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
至甲戌始第進士時中貴竊柄凌轅士夫竟謝病以
去家居十年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澹然無復有

不刻今分考

卷二二六

七

南華去
如民才

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世廟馭極詔起
恬退之士儒就選爲建寧推官屬守缺攝守事凡一
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
苟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而已久
之擢南京禮部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秩司爲清曹經
歲不知案牘儒以靖約宜於其官三年陞刑部郎中
遂請老而歸時年五十七耳儒貌古而氣清恒居以
簪笏爲柴欄自建寧歸行李蕭然惟破篋貯書數卷
而已儉朴寡欲糲飯弊衣終身以爲常歸卧林臯極
幽居之勝以自肆於園池竹居之間優游以至於老

較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其人相去遠矣

戴恩

戴恩字子充東濱別號上海人少穎悟儀狀端雅與茅慈在黌校俱以俊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主事監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管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勅專理儀真至臨清河道庚辰擢陝西叅議未上官以疾懇乞致歸恩爲人外若寬弛而內寔機警明悟其監抽分也值歲課不登人咸難之恩曰吾寧以是獲戾不能效指尅吏也御史王堯封特爲奏

六朝人物考卷二十六

人

南唐

免其職營建也出納物料總理慎勤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運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堪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與舉廢墜剗滌蠹弊重開寶應裏河增修谷亭上下壩閘驛傳多空匱復苦權勢橫索無紀轉益不支每公使至顧輒稽留不得發恩悉爲之處漸見規制毅皇帝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譴恩獨與總理河道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新坐勞瘁構疾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衰可謂達於功名之際矣

沈霽

沈霽字子公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一見卽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止軒寅奇之以女贅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已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之

六朝人物考卷二十六

元

南唐

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卽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逾十年矣沿途而訴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霽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旣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寬紀異碑記之蓋其仁明正直鬼神先識之矣時值大水成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爲不軌持抗章言之不報聖駕駐南都累疏請回鑾

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與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闡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等一十餘起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喻之曰汝能改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青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謠江西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召入會闕中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

六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六

十

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霽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霽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矣改貴州兵備副使整飭憲紀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至今稱之他如藏王藤之魁禡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

職而柄相竊權正直沮抑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懇乞休致得旨以恬退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閩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爲踐履之學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則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二六

一一

南直上

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卽睡卧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忽遭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耳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也

楊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卽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

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

鄉試登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

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

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

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

能遣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

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六

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

束濕毛鷲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

病卒於官遺命家人無受賄賻免我平生其後上下

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

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朱豹

朱豹字子文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知奉化縣調

繁餘姚尋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數上書言便

宜事皆經國大猷未幾出爲福州守以卒福人之誦

德不減治邑時也平生詩文甚多其先以詩名者四

世所由來者遠矣

敖英

敖英字子登青浦人正德辛巳進士由南刑部歷陝

西河南學憲官止右轄所著心遠堂詩興幽思遠盡

經蹊徑超悟上乘足稱名家又著綠雪亭雜言東谷

贊言皆關修身立政之大者非尋常稗官家可例觀

也

楊秉義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其先自上海徙華亭正德丁

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六

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

周爲姦知言必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

討政由已出乃起用改擢吏科辛巳 世宗卽位銳

意治理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

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蒞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

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

詔旨不爲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

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貴江彬以迎立功入掌司

禮封弟英爲伯上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德

陛下入事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

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奉命犒邊軍故事
隆慶州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
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行至居庸奏
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覈漏丁
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
紫荆鴈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憂甲
申服除仍爲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 祖宗重根
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
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
日耗一日有警何以爲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
云朝分人物考 卷二一六 十四 南直十六

徐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受耕不仕至父黼授宣平縣
丞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笄井小吏之婦號而出
之則哭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墮括蒼嶺嶺深
百餘丈衣絀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鄉試學士董
玘識其文於黜卷而異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
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
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
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子歸娶且北上
念其父老坐返棹至彭城而聞計歸服除補故官階
性頗放曠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新建
本朝分人物考 卷二一六 十五 南直十六

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
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
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一毫髮而似吾
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
不似乎哉卽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
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
長揖出于是 上亦緣孚敬意爲或問以難階而斥
之外爲延平府推官故事自禁近出爲小官第優游
養重耳階獨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
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風繫囚
本朝分省人物考

籍諸生淑慝以示懲勸而大指出于寬久之擢禮部
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故事吏部大僚鐫
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令階曰若爾
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
坐臺臺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與尚書熊浹傾誠
翼贊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
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階數署部事所推轂皆
天下長者久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
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
部尚書仍兼學士 上察階勤敏又所委應制文獨
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廬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
饌會吏部關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曰階方侍
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復連上
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明年以 萬壽
推恩加太子太保虜闖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
邊將之在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效報可
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
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
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
以虜求貢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

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奈何嵩猶爲後語曰錢
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錢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
也 上復問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
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
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
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
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十八 南直十六
金華十六
聖歸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
視朝 上不答階與李本從傍吏之 上曰可爾得
無驟乎階曰虜鷗張甚中外方洶洶恃 陛下得一
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階出爲
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
兼酌所以面請者跪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
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
當召對時又頗杜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寘之死而
言膏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

烈附 太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附之
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祀上或非 仁宗
而爲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附階合諸
大臣議朝堂大約以 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
忠以爲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
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
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祀第此
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
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十九 南直十六
宋仲德
遞益之于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附 孝烈
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祧 上難于
增 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 仁
宗附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
守前說而前是 上信真人陶仲文言于邯鄲建呂
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
辭乃以議附廟解而嵩內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
于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而氓之冀以怵止階
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石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

才乃才勝耳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舍酒杯小暱嵩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卽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母爲虜外固乎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虜功 上復下階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侯鸞自詭以必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二十

南直上
張天叙

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嚙不肯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于市家盡籍嵩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謀之而詗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于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旣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侯鸞嘗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

不可減也又言京管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膺上始格于嵩不盡從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 璽書褒諭有加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官何所知我好楊庶僚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根究階戒炳卽不慎一及 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二十一

南直上
劉梅

獨奈何顯結官邸怨也嵩懼然懼乃寢而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

發則不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二十二

南直隸
劉國才

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幾

株及階階旣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益共謹于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監甚以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 上不憚更問階階曰 上今居玉熙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卽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 上復自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十六

二十三

南直隸
劉國才

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官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官成 上卽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與旨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 上卽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情獨 上卽爲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

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鬻嚴詞察以防挾遞 上

卽爲罷選于是中外喁喁覘 上意所在而階滿十

二年考資金綺鈔緡如九載子誥命賜宴禮部亡何

而鄒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

世蕃獄戍之于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

壁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

還公論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

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

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會

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

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

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惡

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而見諸施行卽

不實亦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

于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

時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

穀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之往者兵興餉日增民

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徵者宜以緩急爲限

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祖陵皆當

稽故事籍貫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

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

給者廣大寇張璉平 上以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

僅領下賞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虜後縣墻子嶺關入直趣通州報至

階草 勅命鎮遠侯顧寰等爲九管管九門外文武

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

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

以祝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

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

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 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

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 上令

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

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

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

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

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

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

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而兩

鎮兵皆其所先檄者 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

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益怒選竟誅